





第一四五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明

文

海(五)

清黃宗羲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范 釐

謄錄監生臣黃嘉靖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記十五

紀事

書閩中死事

王棟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都小邑棄君叛父而賣降者何其衆也於是綱常幾斁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時時有焉豈天衷民彝固不可泯耶歲戊申國兵取閩以步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騎由杉關擣邵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破福州遂取汀劍而興化漳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亡慮數十百而能死者僅得兩人焉曰拜特穆爾爾曰德哩默色此兩人者從習於仕宦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故特求其事著於篇

拜特穆爾爾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著廉能名至正中以選為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我

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至樓上慷慨謂之曰
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吾
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
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諸佛龕前給之曰汝稽顙
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甫拜挈米囊壓其背囊裝重女
即死囊下獨念宗嗣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
匿旁近民居中仍俾賞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
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燈然屋四圍
聽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稿
卷三百四十一

德哩默色者字子初回人也性剛狠敏於吏事事毋
孝年四十猶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年勞
授行軍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嚕噶齊居官三年
民安之時陳有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錢穀之政用其私
人總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比及境總制
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不可為仰天嘆曰吾不才不數年
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者惟有死居無何

吏報新朝詔諭使者至禮當出城送從容語吏曰爾第
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事北面再拜畢取印斫其
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子置案上据其坐以坐即引
佩刀割喉中斷喉以死既死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
時郡民相聚哭庭下歛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季李希守漳州有元阿爾哈雅之師至漳州
陷希舉室殺身自焚死趙卯發守池州已延軍南下郡
佐舉城降卯發與其妻同縊死死節之烈近世希與為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稿
卷三百四十一

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歷如前日事抑豈特百年
間人稱道之不置雖千萬世不泯可也嗚呼以余觀此
兩人視希卯發何媿焉

澤山讀書記

解縉

吉水縣東行七里永豐江上鳳凰山勢翔動有釣臺瀑
布與嚴陵君隱居無以異也其隔岸陂陀平衍風氣迴
合於人居尤宜先曾祖姑令子巽湖胡隱君為別墅焉
有溪山風月樓在元盛時大夫士之詠歌至矣隱君令

子仲芳為余娣妹婿少時嘗往顧瞻徘徊以為使有書數卷臨清流陰佳樹登山而望俯潭而漁雖酌清水食脫粟擷園蔬而雜之亦曰樂哉千駟萬鍾何足道哉此子之夙志也子甥宗訓少從予遊聞予言甚熟於是優游奉親讀書二十餘年予之所願慕而不可得者宗訓厭飫而深得之也豈若予之勤勞鞅掌哉雖然書不可不讀有不必讀者有不可讀者方外異端之書不必讀妄誕迂怪之書不必讀駁雜之書不必讀淫佚之書不必讀刻薄之書不可讀余少時無所不讀是以舍溪山之樂而從事於外至今欲為山林之樂不可得也而後知昔之所讀有不必有不可而今始欲取六經正文端誦而求之也宗訓適以溪山讀書請為記前已為之銘又以此語復之

焦氏廬墓記

劉夏

中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具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五

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父已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為公卿郎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於三綱淪沒九法毀壞之際此為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豐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騁於形勢之途而不知返膠固於劫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漸盡泯滅化為冷灰微塵不復有聞於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於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時聞人故今特為雷氏作

逸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才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於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微懼矣

虎啣木偶人記 劉楚

歲己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疏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屬乃歸否則終露暴焉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六

真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地聲其人以為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為人也為之曳尾睚眦傍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知偶人刻桐為之桐木柔脆歲久且腐牽掛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嗑虎為之搔首振胸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感頓

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瞶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之夜躍入垣內有虎阱伏牢側佛之覺也竟失足陷阱中咆哮騰躍窮蹙不得出眾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舁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為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於祠盜亦遂絕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七

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啣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乃虎之隕於阱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為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倖倖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阱盜息於野天道之應微矣而儆戒之機不亦妙乎

漁記 烏斯道

郡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予客處陂上日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稔方其水之盈也人則羅坐以釣顧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置一器狀若仰盂實膳膏薌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其薌則叢至及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緝竿杪緝之未懸一大珠珠之下有一小鉤魚見珠狎而戲焉口數著釣則不可適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置而起伏之或約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八

十餘舟圍繞以進一人擊揖則齊力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以絕其流先戒一人以揖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罟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綱人曳而前趨則魚亦皆得有搯鷁鵠之吭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以手撫魚以出有投擲葉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通防之槎內有棹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著水面並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

水上竅其下納筍竅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其上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罩迨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水魚上手按而取之或以屨灰洒石罅以楸入罅內及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文餘織其羊若覆簣下繫一小囊卻行而爬搔凡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令也民得以盡取惟恐智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可乎孔子曰竭澤而魚則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九

龍不戲其淵豈非此之謂歟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恭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庶友至以情事為告聞者憫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焚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爾瑪叅政俞金閣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故王出奔朔漠者遣侍即托克托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切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遇匿先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十一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托克托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嚼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托克托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日未申時蓋棘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諱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十二

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爾瑪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斂之以禮即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即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蹕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來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為元帥故達爾瑪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壕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言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事情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諱所

盡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味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爾瑪門客也故獲待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爾瑪已使藏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海綠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托克托至遂移館於春登揚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爾瑪錄本藏於家後併原稿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杭士劉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為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葬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

紳至於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此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返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壠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志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觀捕魚記

貝瓊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罟或以叉或以筍或以罾巨家則斫大樹置水中為魚叢魚大小畢赴之縱橫盤互人亦無敢輒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軼乃輒樹兩涯鼓而毆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戢戢然已在釜中矣於是

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予觀而嘆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歸也而歸於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舵師記 林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一

十四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之不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醉而使酒曰夫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為也予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笑之曰是特其

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為予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美暇渠之笑哉子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為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己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俾焉是或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儻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泊然於中也使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傲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況於淮與湖哉子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歟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情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是天下惡有僨事者哉子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毫記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一

十五

記會稽周士翔先生遺語四絕句 并序 龔詞

余憶十載前假館常熟南野陳氏頻年與會稽周士翔先生往來聯榻士翔常語余記其先翁有言當元末闕中某城遭陳友定之亂兵圍久之有城主忘其姓名固守不下城陷被執友定謂曰汝不知有天數耶其人口我但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固不知天命為何等物也遂被害又有一人亦忘其姓氏殺父仇於既赦之後憲司執之問曰汝不知國家有赦耶答曰殺人賊國家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十五

法有赦人子之心不赦也竟致於理嗚呼士翔當日之言歷歷在耳今士翔仙去久矣昨夜忽夢見之既覺因憶舊言為賦此以記之非惟先哲之忠且孝得以不泯抑亦足以為名教之一助云時甲戌二月七日也

不知天數為何物忠孝惟求死即休只此一言才出口

遂令亂賊永含羞

父仇不報活何為樂府曾聞太白詞

李太白讀虎篇

人子不從

宋香荔枝記 林瓊

莆中名產為異品荔枝之尤者惟陳紫宋香為絕勝其見諸譜謂陳紫種出宋氏則宋香較之陳紫又其尤也樹距作譜時已三百載迄今又不知其幾易主在宋之先主之者已非唐之舊洪武初相繼奪於戎衛之官宋子孫困於勢力不克復者凡幾年迄永樂年間始歸於宋其賢雲仍有文用者慨念先業恐嗣時厥後者不知寶而守之特徵記於余余慨然嘆曰是樹舊屬王氏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十五

巢之亂兵過欲斧之得王氏媼擔死與俱遂得不失後已為宋所有今宋之子孫雖奪於勢力而終克復之則宋之子孫過於王遠矣宋之子孫不知若而人獨文用惓惓心乎圖記以貽後之人他所未覩則文用賢於宋氏他子孫又遠矣然則為文用之後宜何如為心亦曰寧為王氏媼無效王氏之孫子云遂書為之記

擊壤會記 劉鴻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噬日薰人物熙熙興國顛

之屬邑山盤谷網風氣完固既庶且富民樂其生而多
壽考迺弘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衍衍有垂白之老踰
六七而望八九者二十二人舍和履祥蹈舞皇風相與
謀曰遭逢清明生理麤植仰無叫呼之擾俯有伏臘之
需抱子弄孫不及時為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亦負
矣哉於是月以二會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戶而不醵是
歲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蓬豆有楚乃其初筵諸老
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俯伏其下北面稽首焚
香籲天曰願明天子萬歲萬萬歲宰執惟臨藩臬惟良
郡有賢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雨暘
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美餘閭閻笑語野無橫民鄰有善
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娛亦云休哉已乃舉盞更籌
就坐以齒為倫其一為胡晦菴克訓次劉潔菴雅清次
呂直方興大次蕭正菴悅贊次鍾軒韶鐸次陳隱軒子
顯次呂春谷仁發次蕭擴齋崇廣次李晴忠春昱次秋
潭仁徹次蕭貧樂雲端次劉敬齋恭徽次胡博齋克祥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十六

次王叔菴東倫次蕭繹齋悅華次王時菴成景次羅直

菴守正次鍾成菴鑑次李復亨春雷次李省菴彥睿次

蔡瑩菴彥猷次謝梅軒旭魁坐定諸少年班立而揖有

引卮酒跪而進之曰孺子不敏幸茲良會躬侍杖履先

生長者無寧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其年高者詔之曰

若知今日之樂耶高皇帝列聖今天子之賜也誥有之

臣民之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逆極者殃保極者昌吾

輩老矣得為保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懷刑毋瀆於密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一

五

毋梗於鄉毋突冒於有司毋貽罹我父母汝則念旃後

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酒行五七諸老人起而

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者有歌幽風以相樂者有咏嘆

考槃之遺音者而未嘗不歸德於上也遂名其會曰擊壤

壤不必擊而與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顧執事

白把筆來不有所作曷伸本懷又賦近體詩二首平淡

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懼甚且酌且哦既夕乃罷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記十六

紀事

記女醫

李東陽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為人不識文字不辨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太醫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凡之某者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二

之載而歸人有召者攜所購以往脈其指灸其面探藥囊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於喪敗捐殷弔金珠予之不少吝其恒喪且敗者曰命也且傳引譽之於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嫗戚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姻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樂而求之幸而不至於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殯而

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貴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吝之矣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記女巫

李東陽

女巫者主呼召鬼物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華飾盛服或披髮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衣腰數十鈴跳梁叫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先姓名曰某為神某為女神某為某某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二

為禍可禳可除惟今之從祈而聽者曰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或稽首伏地不能起願殺雞澆酒化楮以為謝蓋人之死者無有不為神神者無有不崇且禍焉者也又令圖其神之形於家以祀以禱乃棄毀其所祀之主而鬼其親之身若是者家有之焉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舞號數以為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湛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巫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耶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

能喪其心此其害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又豈獨女巫哉

秘錄 李夢陽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直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其袖而過邊博士會主事王守仁來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二

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天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挈夢陽送詔獄於是知張氏有本辭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謂疏未張氏斥后也掌詔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子曰慮對耳斌曰我能據事實剪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斌叅之其畧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係三個

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鉞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鉞往見一近侍問會閣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問迎鉞以褶子泣曰此口鼻中血也鉞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絕時閣負之自寢出云已聞收淚謂鉞曰怎能得此聖明皇帝鉞扣之閣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鉞曰不知閣曰上初無柰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力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三百四十二

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文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係三月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召我言閣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

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為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閱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有旨趣辦攢盤百餘衆驚愕辦矣久之不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弟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閹曰昨夜上蓋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曰何事閹曰上和斛二張耳為李主事璞叩詳細閹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勲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在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弟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父公言質之符矣

李猿記 李承箕

廣東之某鄉猺人嘗樵於山見黃猿忽自樹墮地死一黑猿從號鳴不止人往來於其側逼犯之了無懼乃子母猿也猺人取以歸投以果物皆不食而益號鳴不已猺人揣其情致其母之皮於前則亟趨而抱之且號且食衆亦莫不憐之於是獻之憲長陶公戲下告以實公命試之果如其言云李承箕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仁人之所不容已也漢王陵之母死於楚陵卒附漢以成大功在母知大義割至情誠哉其為賢矣若陵者獨何心乎成功止於圖名吾寧殺其身不忍棄其親猿之孝明明也又嘗聞昔之下蜀人嘗取一稚猿猿母隨舟奔走而下數百里擲身舟中以死剖而視之腸寸斷矣則猿之愛父明明也夫猿不畜於家無詩書禮樂之教與豹狼狐兔等耳人徒知其能吟嘯風月又惡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於怪風厲雨中又烏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之所不足者有如是哉其在白沙石翁過楚雲臺為予道之且曰是猿若